# 金匱玉函經二注

金匱玉函經衍義補註序

聞之天有六氣。感於人而皆能爲病。病各不類。靈素言之詳矣。東漢張長沙始分寒之感人。爲傷寒病。著傷寒卒病論。五氣之感人爲雜病。著金匱玉函經。似重傷寒而輕雜病。故自漢迄今註傷寒者。不下百家。註金匱者。寥寥數人而已。夫寒之感人。其中傷也。有經傳變也。有時。愈甚也。有日。至五氣之感人。其受也。非朝伊夕。其發也。亦必累月經年。或一氣而證現二三。或數氣而合形一證。變幻多端。纏綿沉痼。最費經營。長沙之獨立傷寒爲一論者。良以寒之感人。爲病

迅速。不若他氣之感人。可從容遲緩。以施治之意耳。非直謂雜病之輕於傷寒也。余門人周子禹載深識此意。謂二書。為業醫之指南。猶業儒之五經四子。不容畸重。爰濡首覃精。數十年間。於傷寒則彙為三註。於金匱則宗宋趙以德先生衍義。其間有缺略而未備者。則為補之。或有已發而義未盡者。則為暢達之。號曰補注。直使長沙之精意與旨。躍躍紙間。昔許學士有云。吾讀仲景之書。識仲景之意。而未嘗純用仲景之方。乃為深得仲景之心。夫周子可謂深得仲景之心者矣。故其察病也。必究極根蒂。用藥也。必精切

不虞余監司上谷時以子婦疾日摯其奇因請其所

註二書已心知爲長沙功臣矣及余奉藩江南值疫

癘爲祲延周子設藥制方全活甚衆乃輯暑疫全書

梓以告人遂梓其傷寒三註今余撫楚南駐節於長

沙夫長沙固仲景當日所治之郡也雖其守是郡時

尚未精究方術稱謂醫聖宦遊之地聲施所被尤繫

人心則茲鄉之業是道者必當讀其書而精其意定

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而何慮其不盡然也適周子自

吳門貫梓來長沙余因詢其所註金匱一書則日攜

之笥中急取而付棗梨先以布之楚南庶湖湘間將

來之得免夭札焉嗟乎自有金匱以來千有餘歲未有能暢發其旨者今得周子之補註洞若觀火快人心目世之業是業者不慮入室之無門則世之病是病者又何慮不霍然於旦夕行且遍傳宇內垂諸後世所以躋斯民於仁壽者草野與有微權非周子之謂乎獨怪世之攻醫者既不能精究軒岐之旨意復不能參考長沙之緒餘而徒執一定之證守一定之方視爲鴻寶奉爲秘錄嘵嘵然以誇於人曰吾家學也覩周子之書夫亦可以廢然返矣予向不知醫自周子以二書示予予讀之而識其源流之所在因爲

詳叙云

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秋七月穀旦

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廣寧丁思孔題

自序

嘗思事不師古其法不立師古而不師聖人其理不精聖人每於禮樂教養之外凡可以愛護施民者無所不至視人疾痛如在乃身故仲景既著傷寒論垂萬世法而復出其心思著金匱玉函經爲雜證矩範使天下後世有志此者於此啟悟以拯濟斯人固聖

人無已之心不易之學也後之學者若東垣之脾胃河間之溫熱丹溪之濕熱王安道之親論易思蘭之發明薛立齋之虛勤莫不各擅其長要皆得力於此今之學者能稱述諸家而不知溯流窮源上稽聖訓積數十年之效悟爲百尺竿頭之進步終爲淺鮮而已矣然則要略爲雜病方圓之至也爲方不多立論殊少其間推測病由如六淫之氣七情之感府藏之傷及湯丸之補泄氣味之緩急罔不畢備有志之士苟得其二三已足名世及觀從來註釋諸家未能久讀其書豈能心知其意又何從闡發其理邇者程公

雲來徐公忠可各有疏註行世已經發揮底蘊表彰絕業獨趙以德先生衍義理明學博意周慮審亦軒岐諍論相爲映照合體用應變互爲參酌庶幾大道之明也惜乎未有梓本讀者甚少更有遺編詳述廣佚余購之二十餘載未得全璧因不揣疎陋擬爲補註衷大半採嘉言之議融會成之而續貂之誚知不免也倘海內君子有志以斯道自任者如脈訣藥性賦回春入門等書決不可讀幸免力於聖論無自安於苟且庶不負前聖立說之諄諄也

康熙二十六年秋月吳門周揚俊識於星沙寓中

趙良本字立道，其先出宋周王之徽，至良本凡十世矣。六世祖士驌為處州司馬鈐轄，高宗時來居臨安，嗣子保義郎不琯復自臨安遷浦江。良本從學吳萊，通經史大略，不喜專精章句，有得於心，輒見於行事。姊歸樓氏，喪夫，二子稹、禎幼弱，族利其貲，曲為計傾之，禎趨官奉訴。夫死長老鄉閭之淆為言於縣，縣擇可托孤者，皆曰莫如良本，遂畀以土田貲貨。良本視孤甥如己子，長還其籍，無絲髮私。其行事不苟類如此。初，柳先生貫命良本從朱震亨遊。震亨，儒者，兼通醫術，藏家不妄許可，獨善良本，盡凡術授之。良本日夜致力，及物而悉其道，今得之矣。遂發其術治病者，嘗以人來求藥，不問其值。御史府于朝接官璧學正，不就。顧子友昌且長，遂以家事屬之，闢一室以居，日誦太初子研摩春秋生主說，朝夕誦一卷，本御豐醯蔬茹，盛暑不舉笠，嚴寒不附火，蹈三十年，須髮不少衰，人望之以為真仙人，而良本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一日，忽曰：「明日良本將歸矣。」及前預書斂葬儀，晨興正坐，啜一盃，漱，斂手瞑目，撼之則逝矣。時洪武六年二月，壽七十。

張仲景金匱玉函經二註目録

百合狐惑陰陽毒第三卷



瘧病第四卷

中風歷節第五卷

腹滿寒疝宿食第十卷

消渴小便不利淋第十三卷

水氣第十四卷

小柴胡湯　　大半夏湯

大黃甘草湯　　茯苓澤瀉湯

文蛤湯　　半夏乾薑散

生薑半夏湯　　橘皮湯

橘皮竹茹湯　　四逆湯（方見上）

桂枝湯　　大承氣湯（方見痓病中）

小承氣湯　　桃花湯

白頭翁湯　　梔子豉湯

通脈四逆湯　　紫參湯

訶棃勒散

婦人產後第二十一卷

宋太祖子周王元儼 [illegible]

當歸芍藥散 方見妊娠中　小建中湯 方見虛勞中

腎氣丸　蛇牀子散

狼牙湯　膏髮煎 方見黃疸中

二十三至二十五三卷俱有方無論不註內不具

載詳金匱要略篇中

趙良仁字以德其先於宋有屬籍良仁少試吏憲司即棄去往

丹溪朱彥脩學醫治療多有奇效名動浙西東所著醫學

宗旨金匱方衍義并丹溪藥要或問書張氏據吳良仁挈

家去浙後復來吳占籍長洲以高壽終子友同自有傳 姑蘇志

此篇為學醫治病者總起例所謂一隅三反者是也讀者當知此意

# 金匱玉函經二註卷一

吳門周揚俊補註

明 趙以德衍義

會寧丁思孔宥然宋陶性校印

藏府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論十三首 方一首 脈證二條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

行金氣不行則肝肝氣盛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
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可用之經曰虛
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論經謂五藏相傳者又是臟氣因邪併之邪正相
合發動則有餘故得傳於不勝也今乃云肝虛
詎知其傳脾然肝虛必弱弱則必為所勝者奚
能傳於不勝也臟氣法時論曰肝欲補急食辛以
補之欲瀉以酸瀉之今云乾虛之病補用酸又奚
爲與內經相反也試嘗思之金匱首篇之所叙者
由人稟五行氣味以成形形成則聲色漸著於是

故曰治未病謂病之所以遷延不愈者不察其本藏之虛實而憂相傳不已用藥乃從如未母克之之類六經六法先實脾若治肝之要即為治諸藏之根法也

四者日行變化於身形之中未嘗斯須離也故列於篇首以爲治病之規範此條特明於味者耳夫陰陽者在天爲風寒濕熱燥火之氣在地成水火金土木之形在人化辛酸鹹苦甘之味是故人之五藏從五行生數配其奇偶互成體用天一生水在體爲精在氣爲寒地二生火在體爲神在氣爲熱精與神配寒與熱配二者形之始著自合一奇偶也天三生木在體爲魂在氣爲風地四生金在體爲魄在氣爲燥魂與魄合風與燥配居形生成之中亦合奇偶然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

生則成而偶以偶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鹹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苦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酸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辛以散土兼四時行無定位無專性陰陽冲氣之所生故其味甘以緩洪範亦曰稼穡作甘味之成者爲體氣之成者爲用有諸體而形諸用故肝木者必收之而後可散非收則體不足非散則用不行遂致體用之偏之氣皆足以傳於不勝也偏於體不足者必補酸以收之偏於用不足者必補辛以散之故補體者必瀉其用補用者能瀉其體因

知內經云辛補爲其用也仲景云酸補爲其體也然仲景之言亦出內經內經謂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豈非酸乃肝之本味以本味補本體不待言而可知故正言時論補瀉其用之行變化者亦不可以爲仲景相反也又云弱水壯火使金氣不行則肝氣自愈者水乃木之母火乃木之子此即母能令子虛子能令母實之義由子尅退鬼賊故也然不止一法又有所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二者之法常對待而並爲五行逆順而設逆行則相勝順行則相生治相勝者則當弱水旺火治相

[原逆矣陽可明辨哉其在陰不旺之肝病如虛宜瀉肝虛則補其母也大旺則並瀉實則瀉其子母氣升上逆則脅下則金制木也其與治肝補脾之法相反豈可混淆耶錄吳醫彙講]

生者則當益水瀉火水能生木於木虛者便當補水水盛則木得受其所生矣於木實便當瀉火火退則金氣來制而木平矣仲景謂肝虛用此實則不用者意則在是觀夫內經治勝復之氣於既復之後兩氣皆虛必補養安全而平定之使餘之氣自歸其所屬少之氣自安其所居初勝之際其氣爲實則瀉其有餘由是以言仲景此條之意又未必不似於斯也

[金鑑以此條冠篇首良是]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眞通暢人

壅一本作通
尤在涇本無為血氣所注四字

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腑臟即醫治之四肢纔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辛酸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論此條舉生身之氣而言所謂五常者五行經常之氣也上應列宿在地成象名曰剛柔金木水火土也在天無質名曰陰陽風寒濕熱燥火也人在氣交中秉地之剛柔以成五臟百骸之形秉天之之陰陽以成六經之氣形氣合一神機發用駕行穀氣出入內外同乎天度升降浮沉應夫四時主宰於身形之中者謂之元真其外感者皆客氣也主客之氣各有正不正主氣正則不受邪不正則邪乘之客氣正則助其生長不正則害之主氣不正者由七情動中服食不節房欲過度金刃蟲獸

按齊按此篇而五臟盡言矣舉風而六氣盡之矣不明發凡起例之旨則多此贅說矣

傷其氣血盡足以虛之客氣之不正者由氣運與衰八風不常盡足以虛之客氣傷人或謂風寒濕熱燥火但有德化政令行于時和則化乖則變變則眚豈獨風能生能害于物哉今仲景止言風而不及五氣何也曰陰陽在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理人秉是氣即以爲命受是理即以爲性若仁者乃風木之理風木乃仁之氣先儒且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兼統五常之性其風木者亦天地生物號令之節必兼統五常之氣五氣莫不待其鼓動以行變化故內經曰之化之變風之來也大抵醫

之獨言惑猶偏之專言仁也內經又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靈樞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又云風寒傷人自孫絡傳入經脉肌肉筋骨內經內臟仲景所謂人能愼養不令邪中爲內外所因者蓋取諸此以分表裏者也非後世分三因之內因也語同而理異三因之內因由七情房室虛其元眞以致經絡臟腑之氣自相剋伐者也

【註】此條首言元眞通暢人即安和末言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蓋重陽氣以固其陰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苦痛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中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其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痙不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論】青者肝之色肝苦急急則痛苦冷者是厥陰挾其腎水爲寒寒極則陽亡陽亡則死微黑者腎之色也腎屬水水停則色微黑而不照若照者是水勝火而血死黃者脾之色脾主土輸穀氣於上焦以化營衛今胸中有寒穀氣不化鬱爲胃熱顯出

其黃色黃爲中焦畜熱今不謂中焦熱而爲胸中有寒者乃指其致病之本而言也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營衛營之色充則面華不充則面白知其亡血也赤爲火色若非火令之時加於白色之上是火重來尅金也故死目通於肝眼皮屬之脾其肺金不能制木風木得以自盛反勝脾肺是故風急則眼皮斂澁目爲之正圓甚則筋强肉重而成痙痙由木賊土敗故亦不治雖然色不可一例取則又云青爲痛者與正文義同黑爲勞者房勞也入房太甚竭精無度情火熾而腎水乏則又

與水氣之黑異矣此屬之火也火之色雖赤然是
火發於腎水之中故不赤而反黑其黑必枯燥不
似水氣之黑黑而光澤者也赤爲風者由熱生風
子令母實故也黃爲便難者以中焦熱燥其液腸
胃不潤是以便難然是黃色必枯而不澤所以又
謂若鮮明者爲留飲留飲以津液不行滯其穀氣
化熱致黃也雖然同此論也及考夫內經其五色
又有從觀於面察於目謂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
黃目白面黃目黑皆不死又謂青如翠羽赤如雞
冠黃如蟹腹白如豕膏黑如烏羽者是生色也青

頭中金鑑作腹中

如草玆赤如衃血黃如枳實黑如炲煤白如枯骨是死色也又有從五臟分部顏頰鼻頤者如刺熱篇謂赤色是也由是推之五藏善惡之色更必有隨其氣顯露其色各於其所司目唇鼻竅之內外者蓋仲景欲明望色知病之道故舉此略耳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闡此條舉聽五行之病聲而言所謂寂然者欲語而默默處也夫陰靜而陽躁此病在厥陰故好寂然也厥陰在志爲驚在聲爲呼在體爲筋筋束關

節所以厥陰之病善驚在聲爲呼則知其病在骨
節也喑喑然不徹者聲出不揚也蓋肺主氣膈乃
肺之部宗氣行呼吸入出升降於是爲語聲之不
徹則知其氣不得升是心膈之有病也啾啾者聲
小啾唧也細而長者其氣起自下焦從陰則細道
遠則長蓋足巨陽主氣少陰與之爲表裏巨陽有
邪則少陰上從而逆於巔腎在聲爲呻陽主陰故
呻吟之聲從陽變而爲啾唧細長也巨陽脉在頭
是頭中病亦仲景特發聽聲察病之一法耳若更
推而廣之則五音之宫商角徵羽五聲之歌哭笑

呻吟之變皆可求五臟表裏虛實之病五氣之邪尤醫者之當要也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註息者呼氣出聲類微喘而有聲也呼出心與肺今火乘肺故呼氣奔促而爲息也搖肩者肩隨息氣搖動以火主動故也其心之經脈掣引也因心中有堅實之邪不得和於經脈故經脈抽掣搐動息引胸中上氣欬者胸中脈所主也宗氣之所在火炎於肺則肺收降之令不行反就燥而爲困澁

堅勁氣道不利所以上氣出于胸中者則欬也息張口短氣肺痿唾沫此又火炎於肺之甚者收降淸肅之氣亡惟從火出故張口不合也宗氣亦衰而息短矣津液不布從火而爲沫唾矣此仲景因呼息以爲察病之法與後條吸對言以舉端耳然息病屬於內外者豈止此而已動搖與息相應者又寧獨在肩而已豈無陰虛以火動者焉如內經謂乳子中風熱喘鳴息肩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是又在脈別者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

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

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註穀之精氣乃分三隧清者化營濁者化衛其一爲宗氣留胸中以行呼吸焉呼吸固資於宗氣然必自陰陽闔闢而爲之機於是呼出者心肺主之吸入者腎肝主之心肺陽也腎肝陰也若中焦有邪實則阻其升降宗氣因之不盛于上吸氣因之不達於下中道即還宗氣不盛則吸微中道即還則往來近速則數故吸而微數瀉中焦實則升降行而吸即平矣不因中焦實即是腎肝之陰虛根

本不固其氣輕浮上走脫陰之陽宗氣亦衰若此者死日有期尙可治乎然則上焦固是主乎呼下焦固是主乎吸若陰陽之配合則又未始有相離者故上焦亦得而候其吸焉而心肺之道近其眞陰之虛者則從陽火而升不入乎下故吸促肝腎之道遠其元陽之衰者則困於陰邪所伏卒難升上故其吸遠此屬眞陰元陽之病皆難以治若夫人身之筋骨血肉脈絡皆藉陰氣之所成生氣無所尅然後得以鎭靜而爲化生之宇今陰氣憊矣生氣索矣器宇亦空矣惟呼吸之氣往來於其中

故振振動搖不自禁也若此者卽內經所謂出入廢則神機化滅是也故鍼藥無及矣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註內經有謂五臟之脈春弦夏鉤秋毛冬石强則爲太過弱則爲不足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有胃氣曰平胃少曰病無胃曰死有胃而反見所勝之臟脈甚者今病微者至其所勝之時病又謂五臟之色在王時見者春蒼夏赤長夏黃秋白冬黑所主外榮之常者白當肺當皮赤當心當脈黃當脾當

肉青當肝當筋黑當腎當骨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其內經之言如此斯論殆將本於是之節文也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註夫斗建子月中辰即冬至節也節陽至一之氣

即至故律管飛灰候於是日令仲景乃云冬至後甲子夜半候以至未至者何歟殆以天干地支所合節至之日便名甲子非直待其眞甲子日至以候氣也不然假如乙丑丙寅日冬至兩月後方是甲子其時始候之乎考之內經候氣並不至有謂四時者有謂五運者有謂六氣者發明詳矣至四時則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六甲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六氣爲一時四時爲一歲而各從其治主焉求其氣之至也皆從春始未至而至此爲太過則薄所不勝

乘所勝也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爲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然在脈應春弦夏鉤秋毛冬石太過者病在外不及者病在內在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陽年先天而至當歲之運氣則太過陰年後天而至當歲之運則氣不及與其年和則非太過不及而不與司天地氣不和則勝而報復復則鬱發待時而作作則風濕燥熱火寒之氣非常而暴在六氣則曰六氣之勝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燥金受邪肺病生焉之類

在脈應則曰厥陰之至弦少陰之至鉤少陽之至大而浮太陰之至沉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然候六氣之應常以正月朔旦平明視之觀其位而知其所在而其至則從運之先天後天也由是觀之仲景言四時之定法者若遇氣運加臨主位則必將奉天政之寒溫雖與四時氣有反者難為逆時也倏同也且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又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此又不在獨守四時之氣而參之以運氣

者矣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註脈浮為虛關前屬陽主表關後屬陰主裏所謂表者以足太陽言也裏者以足少陰言也一腑一臟是其表裏所合其太陽經自足從背至項腰者腎腑也是故表病則背強不能行裏病則腰痛短氣而極少雖然寸尺脈浮非一經一病之可盡今獨出此病何也大抵用表裏而言病必舉太陽腎為例蓋太陽是諸陽之屬凡受邪必自此始腎是

治內之主事皆獨言此例以推之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上言陽盛此言亡陰

厥者猶極也獨行無陰與配也王冰註內經云水不勝五火謂五臟厥陽也經又謂六陽并至謂之至陽又云至陽盛地氣不足由是觀之火即陽也至陽即厥陽也獨行獨并至也皆是陰不足而陽盛之極者也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

脈既沉矣又本藏府何也不知此指中風之屬也風喜歸肝而見脾則相於脾而居之青脣氣不通而身冷入於藏者內傳也若身和汗出只邪不入內而走外之則散口入腑者外出也

血氣入藏即死入府即愈此爲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爲入藏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爲入府即愈

遲沉陰象也滑陽象也陰主血陽主氣邪在於血則血實邪在於氣則氣實故血實者脈沉氣實者脈滑邪盛者脈大五藏治內屬陰主藏精宅神今血氣并其邪而入堵塞於藏身之精氣不行神機化滅升降出入之道皆絕營絕則唇口青靈樞曰足厥陰氣絕則唇青夫六腑治外屬陽主傳用水穀之氣充乎內外者也今血氣并邪入於腑腑陽動不比藏之陰靜靜者得其邪則因而堵塞不行

動者邪雖入終不能久閉其氣通何則爲在內之神機應乎外主養營衛之氣則散行於表而身和和則腠理開邪散而汗自出營衛之氣行故愈矣此仲景舉陰陽藏府之大端如此至若厥病多由難以概論內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暴死者其上非膻中三焦之府者乎而乃以氣反則愈不反則死又如邪客五絡狀若尸厥者以通脈絡爲治非頭面諸脈證爲難槩論也

問曰脈脫入藏即死入府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爲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

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註〕脫者去也經脈乃臟腑之隧道為邪氣所逼故絕氣脫去其脈而入於內五臟陰也六腑陽也陰主死而陽主生所以入臟即死入腑即愈而可治非惟臟腑之陰陽然也凡內外陰陽之邪毒出入表裏者皆然也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脚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

謂上爲心肺下謂腎藏

穀飪一本作槃飪

微有十八病合爲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穀飪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脉浮寒令脉急霧傷皮腠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illegible]此總內經所著之病而爲之分陰陽悉表裏合上下內外以立言庶幾經絡明腑臟著所因顯不致散而難稽也如三陽在外病頭痛等六證則各有所行之經各顯本經之證三而六之非十八乎

而三陰之在裏者亦然五臟各有十八合計爲九十病其爲病則於靈樞論心脈爲痹痿班班可考矣若六腑則何如腑居內而實合於經者也故言腑者取諸合如胃合三里大腸合巨虛上廉小腸合巨虛下廉三焦合委陽膀胱合委中央膽合陽陵泉故邪之在腑者合外於經其受患爲淺而欲散不難不若五臟之深且甚焉故曰微也其爲病內經有分屬仲景括爲一百八病蓋因腑之六以爲數也凡此共二百三十四病統內外而言之也乃專爲內因者如所謂五勞即視久傷血等云云

也。夫行立坐卧俱不可强乃至久者必迫於所不得已也。其爲傷孰甚焉。然後知人之有體固有以用之也。不用則體爲不運。然使過於用則體亦太勞而失所養矣。若七勞則太飽傷脾等云云也。夫五臟各有所司。苟無以節之。或貪於可欲之事。或任其性氣之偏。皆足害其和。而況形爲外之氣。偏志爲内之情動乎至極者。又各極其偏之謂也。氣血也。肌肉也。筋骨也。精神也。相均始爲無弊。設有過則必有不及者矣。婦人三十六病瘕居十二。謂月不應期而所下之物不一色也。夫婦人爲陰。其

痛厥腹半以下居多者以衝督任三脈之病有九痛也七害五傷三因各詳於經共爲三十六病蓋然則人之病也邪有以中之也明乎所中之邪則此邪非彼邪從可識矣人之一身上下表裏盡之矣而所謂清濁大小邪者一爲霧露一爲地濁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百病之長傷人之陽肅殺之氣傷人之陰者是也從口入者爲內傷亦足使人發熱腹痛喘嘔脹滿不去其陳而致新不足以爲功然邪之本於外中者因乎六氣乃仲景以爲五邪如風寒濕霧熱而遺燥之一氣豈非以風寒

尚在而上字衍 今俱無

與火皆足以成燥則燥本非一致而其情已兼三氣之內歟夫風之傷人三時俱有若寒必于冬故云尋其脈證詳於傷寒論中矣而仲景復詳於此者以其統論病之陰陽不可不言天地之陰陽分論人之五藏不可不言所傷之五邪蓋五氣之勝在天地五行之不足在人也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也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

先表後裏者經也急則救裏者權也此是以治病者明經權互用之道故引傷寒誤下一條以為例使學者之自為推廣也

論先表後裏者不易之法也乃有救裏先於表者豈無謂乎答曰攻表者正以裏稱急也邪在表者不依法治之將延遲時日勢必內入而大患醫乃不明此理下之或早或重遂使下利清穀至于不止則裏已急矣表證雖在法當救裏裏邪而表未解仍當救表此亦一定之法也然仲景何以不言所以救之之法耶而四逆以佐正桂枝以退邪已詳於太陽篇中矣

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前條病與病之先後此則久病之先後也

補註痼疾謂病已沉痼非旦夕可取效者卒病謂卒然而來新感而可取效於旦夕者乘其所入未深急去其邪不使稽留而為患也且痼疾之人正氣素虛邪尤易傳設多瞻顧致令兩邪相合為患不淺故仲景立言於此使後之學者知所先後也

師

問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暴思之必發熱也暴全書作暴食之

補註五臟配五味理之正也言理之自然而見其性情即以見其情情何也如仲景言臟之各得者得

其性之逆也內經則言欲非以其情乎仲景言所惡亦以其性也而復云不喜亦即內經之所云苦非以其情乎然則五臟既各有性則惟遂其性而情始洽焉斯病者愈矣使拂其性而所惡乘之則情抑而爲病固其常也雖然肝欲酸喜其收也又云肝欲辛又喜其散五臟皆然豈其欲本有相反者耶殊不知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以固其體也木喜條達實近於散辛以益其用也天下無體不立無用不生體用得而自和矣論如肝惡風木性不喜動也而木又自足生風風性急木失其滋足

以生之故又云肝苦急也苦急而肝病矣經謂急食甘以緩之則病可愈假使忽畧食皆是反得子助而氣爲有餘則發熱可必他臟如之故五味得其平則足以相養而無偏勝之患四時合於正則各以相生而無不足之處此在人之善調之也

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衍〕此概言諸病在臟之屬裏者治法有下之泄之奪之消之溫之寒之和以平之各量輕重從宜施治務去其邪以要其正故引渴病以比類之而是

後之用字亦訣佚

潘道

陰病治本不治標於此可見

亦證之用豬苓湯見後消渴證中 此九字乃正文中夾注

潘道根曰隨其所得而攻之謂治病必求其本之意病家不同標本互異知本寒標熱者本虛標實之類昧前但治其標斷無治愈之理矣投引如渴者與豬苓湯以發其例以渴二苓澤滑阿膠非渴者所宜與因症因熱邪搏結水飲故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本熱去寒起之時尚並咳渴不眠等症斯時非當專以溫陰為主尚非利竅渴其可止乎故曰餘皆仿此可見金匱斯篇乃仲景發凡起例為讀傷寒論等書者指廣金針而舉一反三之助註釋家然今隨文數衍不為提醒真千古缺陷也

卷一終

見病治病此理之常此條係以上獨指在藏之字下者指一渴證之主
一猪苓湯以為準則要知消渴在上焦燥熱則花粉為的藥矣如渴
在胃則葛根為的藥矣如渴在陽分則白虎湯宜矣如渴屬
太陽經邪則五苓散宜矣唯渴在藏不專在腑而宜猪苓湯
者則要以猪苓湯為攻其所得故仲景傷寒論中一云少陰病下
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一云陽明病脉
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蓋前證少陰病之
在下也後證小便不利病亦在下也病在下而挾邪又搏結以飲於
中故發以泄利水潤燥為的藥所謂隨其所得不等之證
此指渴之一證治其本而不治其標蓋治藏病之規則也

金匱玉函經二註卷二

痓濕暍病脉證第二 依潘晚香先生編次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强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脉如蛇 一云其脉滄滄

正文衍義見本卷第五頁陰

夫痓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 一作築築而弦

正文衍義見本卷第六頁陽

脉經云痓家其脉伏堅直上下

正文衍義見原本卷第七頁陰

太陽病發熱無汗惡寒者名曰剛痙

正文衍義見本卷第一頁陰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痙

正文衍義見本卷第二頁陰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正文湯方見本卷第八頁陽衍義九頁陰

痙為病一本痙字上有剛字胸滿口噤臥不着席脚攣急齘齒可與大承氣湯

正文見本卷第九頁陽湯方行義十頁陰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音如然脈反沉遲此為痙

梁氏夢瑤謂脈反沉遲之實應是起之訛若是沉遲是表裏皆寒必無加栝蔞根行為作沉數為是乃後人誤錄反字而失改不知反字乃為沉字之設

栝蔞桂枝湯主之桂枝湯以解太陽之邪加栝蔞根以生津潤燥

正文見本卷第七頁陰湯方行義七頁陽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痙為難治

正文行義見本卷第二頁陽

夫風病下之則痙復發汗必拘急

正文見本卷第四頁陰行義四頁陽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

正文行義見本卷第三頁陽

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痓

正文行義見本卷第六頁陰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正文行義見本卷第四頁陽

痓病有灸瘡難治

正文行義見本卷第七頁陰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一云疼煩）發熱身色如薰黃也

正文見本卷第十一頁陰行義十一頁陽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

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

鼻中則愈脈經云病人喘而無濕家病以下至而喘十三字

正文見本卷第十三頁陰行義十三頁陽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黄加朮湯發其汗慎不可以火攻之

正文見本卷第十四頁陰湯方行義十四頁陽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正文見本卷第十九頁陰湯方行義十九頁陽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

則喘或胸滿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
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正文衍義見本卷第十一頁陽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
不止者亦死

正文見本卷第十二頁陰衍義十二頁陽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
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
甘草湯

正文湯方衍義見本卷第十五頁陰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黄芪湯主之

正文湯方衍義見本卷第十六頁陰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正文見本卷第十二頁陽衍義十三頁陰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正文見本卷第十七頁陰湯方行義十七頁陽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一作緩此名濕痺玉函云中濕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正文行義見本卷第十頁陽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正文見本卷第二十頁陽行義二十一頁陰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正文見本卷第二十一頁陽湯方行義二十二頁陰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主之

正文湯方行義見本卷第二十三頁陰

# 金匱玉函經二註卷二

宋趙以德衍義　　呉門周揚俊補註

廣寧丁思孔定　　二然朱陶性校印

## 痓濕暍病脈證第二　論一首 脈證十二條 方十一首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痓

【註】此論痓病也非傷寒也非寒而何得以太陽目之以其頭痛腰脊痛與太陽傷營不異故以太陽定之然既曰太陽又何以名痓其角弓反張正因經之所謂痓也痓亦為寒因故寒鬱而熱氣閉皮毛汗無由出全是傷營本證所異者止是不惡熱

而反惡寒爾其所以反惡寒者何也因其人先傷於濕後復感寒兩陰相合則寒雖發熱終爲濕氣挾持經絡筋節之間閉而不宣一身之陽鬱抑而不外越故身即熱而情則惡寒也又濕在筋節則寒爲所持遂流連而不得去正氣阻滯邪氣獨留又安望其屈伸如故轉運無礙乎角弓反張有由來也名曰剛者寒氣堅勁性使然也後諸名家惟

王海藏得之以擴仲景之意謂三陽太陰皆病痙項背反張屬太陽若低頭視下手足牽引肘膝相搆陽明痙也若一目或左右斜視并一手一足搐

剛者少陽痙也若發熱腹痛脈沉細者太陰也此論固善矣惜其不及少陰厥陰以全三陰之痙豈二藏之經不爲內外之強有類於太陰者乎且靈樞曰足少陰之筋循脊內挾膂上至項與足太陽筋合其病在此爲主癇瘈及痙在外陽病者不能俛在內陰病者不能仰此非少陰之病痙者乎況厥陰肝臟主筋又豈有風寒過甚猶不自傷其筋以致其筋緛短者耶是可觸而悟矣

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痙

證是語亦出傷寒論中注爲太陽病發熱汗出爲

表虛則當惡寒其不惡寒者為陽明病今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非陽明證則是太陽中風重感於濕為柔痓也表虛感濕故曰柔痓即上條所引內經為表裏兼濕內攻大筋緛短小筋弛長之痓也所謂柔痓者非不強也但剛痓強而有力柔痓強而無力為異爾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痓為難治

註此條常出傷寒論痓病篇彼不言難治於是成無已止注其重感於濕意殆以沉而細係寒濕之本脈故不言其難治設不因寒濕之邪而沉細見

於太陽發熱之表病則是陽病見陰脈誠爲難矣

若朱奉議以痓病脈盡沉遲弦細者非也如脈經

云脈沉細名曰陽中之陰少陰陰氣不通爲痓病

發熱者殆與此無少異爾

論太陽陽經也發熱陽證也何以知爲痓以有或

剛或柔之證見也脈沉與細陰脈也沉爲少陰本

脈而復不能鼓之使顯乃有如絲者來去其間則

是無陽中又屬陰虛矣何也惟無陽令沉無陰因

細也陽證陰脈豈易治乎嘉言爲難治初非不治

比類而觀則仲景少陰例中原有麻黃附子細辛

湯之法余以爲不可也蓋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以脈沉是本而發熱爲標是少陰兼太陽之表猶易爲力也若夫太陽顯少陰之脈有不難爲功者乎況較少陰更多一細乎雖然後條太陽病脈亦沉細何以不云難治以有濕也濕不但細宜卽沉并宜矣然則又何以知其病之非濕乎濕必流於關節今關節無疼痛故知之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

註成無已註傷寒論謂發汗太多則亡陽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陽微不能養則筋脈緊急而

成痙雖然發汗亡陽陽亡寒起致緊急而爲痙固也然發汗復爲痓者難以緊急槩言發汗必用辛熱之劑汗雖出熱不爲汗解反得辛熱之劑以助之熱愈甚而拘攣其筋脈亦有之又如傷寒論中有云傷寒頭痛翕翕發熱形象中風常微汗出自嘔者不可發汗發汗則成痙身强難以屈伸註云傷寒當無汗惡寒今頭痛發熱微汗自嘔則傷寒之邪傳而爲熱欲行於裏若發汗則虛其表熱歸經絡熱甚風生故身强直爲痙

夫風病下之則痙復發汗必拘急

【註】筋者肝之合脈者心之合風內應於肝外應於筋熱內應於心外應於脈是故風病而成熱者其邪氣即以應筋脈若更下之則虛其陰復汗之則虛其陽陰虛則營血微筋無養而成痓陽虛則衞氣衰脈無養而拘急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註】此條亦見傷寒註謂表虛聚熱則生瘡瘡家身疼如傷寒不可發汗發汗則表愈虛熱愈甚虛熱生風故變痓也雖然瘡已以其熱從腠理隨汗出而散之可也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揺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搏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

【證】傷寒註曰太陽中風重感寒濕乃變爲痓也身熱足寒者寒濕傷下時頭熱面赤目赤風傷於上也頭揺者風主動也獨頭揺者頭爲諸陽之會風傷陽也若純傷風者則一身盡動揺手足搐搦此皆內挾寒濕故頭揺也口噤者寒主急也卒口噤者不常噤也有時而緩若風寒相搏則口噤而不時開此皆加之風濕故卒口噤也風寒客於足太

陽故筋脉拘急頭項强背反張也此諸出傷寒論中其衍文者無發其汗已後二十五字

愚按金匱有此則所重者正在此二十五字矣豈可無以註之耶故謂痙病之發其汗者誤也誤則陽氣徒虛而邪不復出且反以動其濕而濕不去兩相搏聚帶固根深遂使衛氣更虛較之未汗前之惡寒爲尤甚矣試言其脉則因誤汗逼令真陽脫入濕中所以形容其如蛇也言脫出之陽本疾急親上輕矯若龍爲濕氣所紐則遲滯如蛇之象盡力奔迸究竟不能奮飛矣此脉之至變義之至

精者也

十二暴腹脹大者為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痓

註肝在五行為木在六氣為風所勝之者燥金不勝之者為濕土若金旺則木受制而鬱矣木鬱必發發則從火過其所不勝之中土故脾土得木火而腹為暴脹大如內經所謂厥陰在泉者腹脹與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者同類也是故以腹之暴脹因知木之鬱於脾者也已出之脾而木氣行矣火與俱而燥金之氣退矣金退木行故曰欲解解則其脈行應脈大今不浮大而如故反伏弦者則是

風猶鬱在肝而自病其所合之筋脉已成痙矣此係暴脹之先不見敘證遽曰欲解必有所解之病在也

二 夫痙脉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築築而弦

【疏】痙病由風寒互爲之重感於邪寒脉則緊風脉

【附】弦是本脉也脉經謂直上下行者督脉也見之則大人巔小兒癇二者盡爲背反張由督脉與太陽合行於脊裏相引而急故顯出督脉之象也今痙殭無異於癲癇之背反張者是亦相干於督脉而見其上下行之象矣

思樓此條一本無

痓病有灸瘡難治

【注】痓病有風熱燥急其筋骨不當復灸以火且助火深入風熱得之愈固而不散所以難治

三 脈經云痓家其脈伏堅直上下

【注】內經謂脈沉而堅病在中今所伏非沉者歟堅非如腎之彈石者歟此兩條出脈不出證殆爲前條明其表此見其病在內外如內經之柔痓骨強之類也

八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音如然脈反沉遲此爲痓括蔞桂枝湯主之

括蔞桂枝湯方

括蔞根二兩　甘草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之

註謂太陽病其證備是何證之備也大抵太陽經脉自足上行循背至頭項此是其所過之部而為之狀者皆是其證也考之傷寒論有謂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然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亦是其一也正與此同而少異者彼以汗出惡風

其脈必浮此言脈沉遲必汗不出不出則亦不惡風故不加葛根而加括蔞根俱是益津和血養筋之劑彼之几几然項背强雖未至於痙然經脈已拘急不利於運動故用葛根之甘行陽從表分衛中以生津液和其經脈沉遲汗必不出不出則亦不惡風則是病在表之營血分營血陰也其體沉其行遲所以脈應其象外息於寸口內不養於筋經故痙强之病作焉所以栝蔞根味苦入陰用以生營血益陰分津液養其筋經者爲君桂枝之辛以散芍藥之酸以收一陰一陽在裏在表者爲臣

甘草薑棗合辛甘之味行脾之津液而和營衞者
爲使立方之旨其在斯歟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能語欲
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去節　生薑各三兩　桂去皮

甘草炙　芍藥各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㕮咀以水七升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
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衍按傷寒論中有太陽病項背强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註曰輕可去實以中寒表實故加麻黄葛根以袪風桂枝湯以和表也今以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痙者亦用之何也蓋太陽欲入傳陽明然陽明不受邪故氣逆上衝胸而陽明筋脈內結胃口外行胸中過人迎環脣口以其經多氣多血胸中肺部也上焦主分布津液行水道今太陽與陽明熱并胸中故水道不行則小便少津液不布則無汗人迎在結喉兩旁近會厭發聲機關之處由陽明所過筋脈過所并之

熱遂攣急牽引以口噤不能語欲作剛痓胸中近表論其在上則屬太陽論其居前則屬陽明宜乎是方治其兩經之病也何以言之蓋葛根本陽明經藥能生津出汗行小便解肌易老云太陽初病未入陽明不可便服葛根是引賊破家也又云用此以斷太陽之路即是開發陽明經氣以御太陽傳入之邪也故仲景治太陽陽明合病桂枝湯加麻黄葛根也

痓爲病一本痓字作痙字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攣急必齘齒可與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止服

鑑此傳陽明風熱之深者也無已謂傷寒證以陽明入腑腹滿者下之而胸滿者未深入猶帶表邪所鬱陽氣不宣故爾非汗即吐然而未論及此痓病之胸滿也胸滿豈可一概而言帶表乎有表則屬表有裏則屬裏若此背不着蓆齘齒與項肩强

口禁之屬表者不同由熱入甚深之所致故此言胸滿亦熱之極也況風熱燥爍津液陰血消亡至於下焦屬陰之筋脈皆攣急矣然其熱入深者非苦鹹寒下之不足以除其熱救其陰夫傷寒病痓痓者以熱生風而搐尚爲難治況此甚於搐者非下之不能療也然亦有不治者若靈樞熱而痓者死腰折瘈瘲齘齒也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一作緩此名濕痺玉函云中濕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註此證出傷寒論註云霧傷皮腠濕流關節疼痛

而煩者濕氣內留也濕同水也脈沉而細者水性趨下也痺痛也因其關節煩疼而名曰濕痺非腳氣之痺也內經曰濕勝則濡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濕氣內鬱勝也但當利其小便以宣泄腹中濕氣故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雖然大抵此為小便通陽氣行水道令為濕氣內勝陽氣被鬱故小便不利利之則陽氣行雖在關節之濕亦得宣泄矣設小便利已而關節之痺不去必又自表治之

濕家之為病一身盡疼一云疼煩發熱身色如薰黃也

【衍義】此證見傷寒註曰色黃如橘子色者陽明瘀熱也此身色似薰黃即非陽明瘀熱者梔子栢皮主之爲表裏有熱則身不疼痛此一身盡痛非傷寒客熱也知濕邪在經而使之脾惡濕濕傷則脾病而色見是以身發黃者爲在黃如烟薰非正黃色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中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補註】按傷寒論成無已註曰濕家有風濕有寒濕此寒濕相搏者也濕勝則多汗傷寒則無汗寒濕相

搏雖有汗而不能周身故但頭汗出也背陽也腹陰也太陽之脈挾脊抵腰太陽客寒濕表氣不利而背強也裏有邪者外不惡寒表有邪者則惡寒欲得被覆向火者寒濕在表而惡寒也若下之蚤則傷動胃氣損其津液故致噦而胸滿小便不利下後裏虛上焦陽氣因虛而陷於下焦為丹田有熱表中寒乘而入於胸中胸中有寒故使舌上生白胎滑燥則欲飲水以胸中客寒濕故不能飲而但口燥煩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

不止者亦死

醫統傷寒論註曰本是後條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四兩發其汗妄下之因致此逆蓋逆則真陽自上越陰自下脫其額上汗出微喘者陽之越小便利與下利不止者陰之脫也陰陽離決必死之兆也自此而推之下之雖額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陰氣不退而陽之根猶在也下之雖大小便利若額上無汗出與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非離決可以隨其虛而救之

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

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鑑按傷寒論註是條曰值天陰雨不止明其濕勝也內經曰陽受風寒陰受濕氣又云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風濕相搏則風在外而濕在內汗大出者其氣暴暴則外邪出而裏邪不能出故風去而濕在汗微微而出者其氣緩緩則內外之邪皆出故風濕俱去也

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

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脈經云病人喘而無濕家病以下至而喘十三字

鑑按傷寒論是條註曰病有淺深證有內外此則濕氣淺者也何以言之濕家不云關節煩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濕氣不流關節而外客肌表也不云發熱身似熏黃復云發熱面黃而喘是濕不干於脾而薄於上焦也陰受濕氣則濕邪為深今頭痛鼻塞而煩是濕邪客於陽而不客於陰也濕家之脈沈細為濕內流今脈大者是濕不內流而在表也又以自能飲食胸腹別無滿痞為腹中和無病

矧其濕氣微但內藥鼻中以宣通頭中寒濕是註其理明且盡矣若夫脈經之無身上疼痛十三字豈無其說乎頭痛鼻塞其痛在頭身上疼痛發熱其病在經脈內藥鼻中者爲去頭中寒濕故減十三字爾然則三陽經皆上於頭太陽與陽明俱到鼻額令頭上寒濕而鼻爲之塞也則二經脈皆不通鬱而發熱身無疼痛內藥鼻中如瓜蒂散之屬頭上之濕散則二陽之經脈行而病可盡愈矣

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加朮湯發其汗爲宜愼不可以火攻之

麻黃加朮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白朮四兩

杏仁七十個去皮尖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註】此爲氣濕之邪蓋邪者濕與寒合故令人身疼大法表實成熱則可發汗無熱是陽氣尚微汗之恐虛其表今是證雖不云發熱而煩已生煩由熱也所以服藥不敢大發其汗且濕亦非暴汗可散故用麻黃湯治寒加朮去濕使其微汗爾然濕邪

在表者惟可汗之不可火攻火攻則增其熱必有發熱之變所以戒人慎之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水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去節半兩湯泡 甘草一兩炙 薏苡仁半兩 杏仁十個去皮尖炒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論按傷寒論註曰身盡疼痛濕也發熱日晡而劇

者風也若汗出當風而得之者則先客熱而後感風若久傷取冷得之者則先傷風而後中濕詳文若是其謂日晡而劇爲風者則義未了予按内經太陰陽明論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外合肌肉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所以風濕客之則一身肌肉盡痛夫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陽氣生屬少陽日中陽氣隆屬太陽日西氣門内閉屬陽明是故陽明之氣主乎申酉所以日晡而劇也方用麻黄治寒濕取汗爲主杏仁利氣薏苡仁除風熱濕痺爲臣甘草和脾胃解肌肉爲使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黄芪湯主之

防已黄芪湯方

防已一兩 甘草半兩炒 白术七錢五分 黄芪一兩一分去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七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 喘者加麻黄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 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 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下温令微汗差

鑑此證風濕皆從表受之其病在外故脈浮汗出

凡身重有肌肉痿而重者有骨痿而重者此之身
重乃風濕在表故不作疼虛其衛氣而濕著為身
重由是以黃芪實衛甘草佐之防已去濕白术佐
之然則風濕二邪獨無散風之藥何耶蓋汗多知
其風已不留以表虛而風出入乎其間因之惡風
爾惟實其衛正氣壯則風自退此不治而治者也
若其有喘者濕中兼寒也則加麻黃以散之若風
內應肝木傷其胃中不和者則加芍藥以瀉之芍
藥味酸能自土中瀉木若氣上衝者則加桂枝以
散其逆若下有陳寒者謂下焦肝腎之分則加細

辛以溫之細辛散裏之表藥也服後云云者方中

今作一段然考之當在下有陳寒加細辛之後連

爲一段何則細辛佐防已去寒濕黃芪實表表尚

全實則濕不退所以皮中如蟲行表實未全則陽

氣未周於是從腰以下其陳寒者猶得如冰必以

被令溫助接其陽使之微汗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桂枝附子湯方

冒一本作蝟

桂枝四兩去皮　生薑三兩切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生薑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爾

鉉按是證亦出傷寒論其註曰傷寒與中風至八

九日邪氣多在裏必不苦疼痛今日數多復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者風濕相搏也煩者風也身疼不能自轉側者濕也脈浮虛爲風濇爲寒濕也不渴不嘔裏無邪也風濕俱在經也與桂枝附子湯以桂枝散表之風附子逐經中之濕小便利大便堅爲津液之不足桂枝發汗走津液故去之而加白朮雖然自病而察藥自藥而察病因知身之不能自轉側者非惟濕邪所致也亦爲陽氣不充筋脈無養故動之不能也欲其陽氣下充之濕者必以辛熱氣味之藥則可補其陽而逐其濕與治傷

寒同法是證之用附子者殆此歟於是雖大便堅而不爲熱結者亦用之如後條身疼不能屈伸用附子甘草湯治者亦此意不然身疼脈浮爲病在經又不言其有汗必取汗而解又云其服藥如冒者得非陽虛不勝夫邪藥之相逐而然歟

[illegible]傷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傳經復不入腑者因風濕持之也所顯外證煩疼者風也不能轉側者濕也不嘔不渴者無裏證也其脈浮虛而濇正與相應然後知風濕之邪在肌肉而不在筋節故以桂枝表之不發熱爲陽氣素虛故以附子逐

濕兩相綰合自不能留矣然在經曰傷于濕者必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今其人與此相反者知膀胱之氣化無傷而胃腑之津液已耗也又安取於桂枝之散布乎加白术者所以安胃也然白术性燥仲景何以復燥其結耶殊不知內已結者邪入必易況外無熱證必濕多風少可知矣設濕氣內入將有初鞕後溏之慮故用术草以和中氣仍踰附以驅外邪略轉易間便是因人而施之大道也然則人病何常精神不等仲景何能逐一以告耶

大風濕相摶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

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　附子二枚炮去皮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為妙

註此亦出傷寒論其註曰風則傷衛濕流關節風濕相搏而邪亂經故骨節痛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也風勝則衛氣不固汗出短氣惡風不

欲去衣爲在表濕勝則水氣不行小便不利或身
微腫爲濕外薄也與湯散濕溫經固衛觀夫此方
與前意同但此不用薑棗爲汗出更不發之白朮
以去濕取汗益恒氣也

讀此條方是風行於皮毛關節之間濕流於腠理
筋骨之際阻遏正氣不令宣通遂致痛不可近不
得屈伸此其徵也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邪風
襲入而中衛之正氣俱虛也小便不利身微腫者
中外爲濕所持而膀胱之化不行也安得不以甘
朮和中桂附去邪耶然此證校前條更重且裏已

受傷曷爲反減去附子耶前條風濕尚在外在外者利其速去此條風濕半入裏入裏者妙在緩攻仲景正恐附子多則性猛且急骨節之竅未必驟開風濕之邪豈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盡爾君甘草者欲其緩也和中之力短戀藥之用長也此仲景所以前條用附子三枚者分三服此條止二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爲多宜服六七合全是不欲盡劑之意學者於仲景書有未解即于本文中求之自得矣

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

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註】按是證亦出傷寒論其註曰病有在表有在裏有表裏俱病者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脈弦細芤遲者中暑脈虛也小便已洒洒毛聳手足逆冷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即熱者謂勞其陽氣而暍即發也口開前板齒燥者裏有熱也口開爲喘喝也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齒乾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外虛陽氣故惡寒甚若以溫鍼

助陽則火熱內攻故發熱甚若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甚註雖已解過治之失於當救之道則未明予嘗思之此證屬陰陽俱虛脉弦細者陽虛也芤遲者陰虛也所以溫鍼復損其陰汗之復傷其陽此證惟宜甘藥補正以解其熱爾即靈樞所謂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補陰則陽脫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剛劑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方

是藥去胸中之水乎謹內經有形寒飲冷則傷肺況皮乃肺之所合內外相應且瓜蒂又治四肢浮腫下水而冷水之在皮中者不惟灌洗得散而飲冷停水者亦得散於皮中故兩者皆得而用之嘉言合論治暍用白虎加人參湯瓜蒂湯二方

論 金匱治暍病止出二方一者白虎加人參湯專治其熱以夏月之熱淫必僭而犯上傷其肺金耗其津液用之以救肺金存津液也孫思邈之生脈散李東垣之清暑益氣湯亦既祖之矣一者瓜蒂散湍治其濕以夏月之濕淫上甚爲熱亦先傷其

肺金故外潰之水得以聚於皮間皮者肺之合也用以播其胸中之水或吐或瀉而出則肺氣得以不壅而皮間之水得以下趨也何後人但宗仲景五苓散爲例如河間之通苓散子和之桂苓甘露湯非不得導濕消暑之意求其引伸瓜蒂湯之制以治上焦濕熱而清肺金則絕無一方矣抑知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人參湯救之有形之濕傷其肺金則用瓜蔕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卷二終